

<<被误读的《论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被误读的《论语》>>

13位ISBN编号：9787203078975

10位ISBN编号：7203078973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作者：张石山

页数：285

字数：26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被误读的《论语》>>

前言

黄永厚 前不久美国有人闹过一阵抵制孔子学院的事，还没等我私下里作出反应它倒平复了。

估计八成是发现孔子书里塞不进什么意识形态。

其实意识形态的生长对土壤特挑剔，这都是常识了；美国佬这次有了觉悟便志气陡长，不再害怕十三亿中国纳税人慷慨解囊给他们上门送识字教育了。

北京也闹过孔子，比美国早了好几个月。

在天安门广场的博物馆大门口曾经立过一尊特大号的铜像，没过多久却莫名奇妙地给谁弄走了，走了好，不走，哪天与他对门的老先生撞个满怀，能一笑泯恩仇？

总是麻烦。

孔子死去两千年了，拿他说事的从来没人肯歇嘴。

皇上把它做幌子；革命拿它做靶子；学问家一起劲就跟他玩“问孔”，追究他历史和文化上的责任，简直成了秋后算账，年复年啊，谁受得了？

张石山先生只说孔子是个好老师，这个评分不多也不少，还打算帮他补办一个教师证。

这个意思张石山没说，是我从前面两章里读出来的，我觉得张先生很诚恳，活脱夫子现身，决定把他这本“论语片解”读下去，成绩如何，我还是不预报为妙。

<<被误读的《论语》>>

内容概要

有关《论语》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张石山先生这本《被误读的》，只眼独具，陈言务去，和而不同，弥足珍贵。

百年以来，对《论语》原典、对圣人孔子的误读尤多。

《被误读的》，不迷信权威的注释，不盲从惯常的解析，质疑百年误读，睿智而深刻，通俗而犀利，说理透辟，廓清蒙尘，力图还原孔子的思想真谛。

所谓“片解”者，本书针对当代诸多译注本对《论语》有所误读的片断，展开深度解读。

“片解”所持，不妨说是与士君子接近的当代知识分子个性化立场。

“片解”坚持平等交流的对话姿态，竭力纠正无心的误读，质疑高推圣境的善意捧杀；它的批判锋芒，更指向恶意的诋毁，指向存心的曲解。

作者正心诚意，兼具颖锐的批判认知能力，故而能够穿透自身，引领读者抵达会心的彼岸。

鉴于史料缺失，阅读《论语》原典成为后人认识真实孔子的最佳门径《被误读的》启示我们：《论语》原来可以有这样一种读法。

用属于自己的头颅思考，杜绝人云亦云这样的阅读或将对诸多读者带来某种有益的启迪。

<<被误读的《论语》>>

作者简介

张石山，祖籍山西孟县，1947年生于太原。

曾任《山西文学》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文学院一级作家。

张石山以小说创作知名文坛。

两度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出版有小说集《母系家谱》《神主牌楼》。

长篇纪实《商海炼狱》，长篇文化散文《洪荒的太息》等著作。

近年涉猎影视剧本写作，独力创作了《后水浒英雄传》(20集)，担纲改编了《吕梁英雄传》(20集)。

正在热播中的《手足》(20集)电视剧，亦是张石山原创并亲自改编的作品。

<<被误读的《论语》>>

书籍目录

“学而时习之”，凭什么“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乐乎？

说乎？

“人不知而不愠”，是不知，还是不智？

有子立论的致命偏颇

曾参率然也“三乎”

“贤贤易色”，究竟何义？

“慎终追远”，民德如何归厚

“礼之用”，何为贵？

可与言诗夸子贡

“为政以德”居其所

被百年诟病的孝道

远离宗教的祭祀

诗礼文明的自信

君臣关系的规范

超时代的批判

天下已任何尝择居处

与世俗追求的决裂

仁者如何能恶人？

“礼让为国”可行否

岂止“忠恕”而已

“你是个东西”的幽默

一桩睡午觉的公案

一壶醋的辩证法

“乘桴浮于海”的困惑

夫子志向切忌曲解

颜渊：求道派的典范

闵子骞：不合作的前驱

冉雍：卑贱者的榜样

君子跳井之辩

“子见南子”可对天

痴人说梦见周公

收受束修又如何

夫子何尝想称王

倡导普通话的圣哲

天命所归乃从容

轴心期的无神论

同姓不婚的天才禁忌

耳提面命上位者

曾子为什么战战兢兢

<<被误读的《论语》>>

孔子并不曾搞愚民政策

孔子“无道则隐”乎

“子罕言利”辩

执鞭赶车乐融融

才艺者鄙事而已

“逝者如斯”的紧迫感

死不违礼仍从容

“苗而不秀”待后生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辩

“翔而后集”的深意

先进的野人

夫子为颜渊有椁

子路问难子不语

“鸣鼓而攻”的震怒

“善人之道”探讨

“克己复礼”说

问政子贡明白否

片言折狱是片面断案吗？

有子到底是不是帮凶

“成人之美”的现身说法

樊迟学稼的易位思考

“三年有成”的构想

父子相隐，大哉人伦

小人素描一幅

君子如何可有不仁

“危行言孙”何以称勇

夫子的寂寞

“以直报怨”归来兮

击磬于卫未之难

“三年不言”可信否

“一以贯之”者何也

“有马借人”说

谋道，忧道思虑深

“仁也甚于水火”析

不忧不惧何来三畏

“生而知之”有之乎

“其斯之谓”说景公

“问一得三”何足喜

子如不言，小子何述

上智下愚不移

“割鸡焉用牛刀”之戏

子欲往何必之之

守孝三年的错位讨论

女子小人谁难养

凤不与鸟兽同群

“遇丈人”的批评与反批评

<<被误读的《论语》>>

“无可无不可”的夫子
三仁三黜孔子行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被误读的》摭拾补遗
“诸”解
“攻乎异端”，止于“也已”
“不足征也”，何能言之
稀之不知指其掌
“不知所以裁之”的无头案
人之生存靠正直乎
“人而不仁”，不可疾之耶？

“空空如也”知乎哉
“恶夫佞者”佞者谁
原宪问耻耻为何
为有为亡何所之
后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被误读的《论语》>>

章节摘录

“慎终追远”，民德如何归厚 【原文】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学而篇·第九章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学而篇·第十一章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为政篇·第二十章 《论语·学而》篇第九章，是曾子的又一条语录。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这条语录不长。

尽管历代注释有些歧义，单就字面理解。

并不特别繁复。

一般的白话注释如下：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

历代译注产生歧义，主要在“慎终追远”四个字上。

比如在《论语别裁》中，作者南怀瑾先生就不同意古来译注。

南先生认为：终，是终了结果的意思；远，有远因远由的意思。

做人行事，欲慎其终，莫如先追其远。

他还引用了佛学的概念进一步界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用通俗点的话来说，想求得最终好的结果，应该从最初的动因着手。

这样，大家行事做人，注意慎终追远，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归于厚道之德行了。

南先生一时之大家，并不因循前人，而能别开生面。

但这样的译注，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语焉不详的古语，或者无有定解的古语，后人随意给予解释，极其可能突破译介的传统规范。

比方这儿的“慎终追远”四字，可能变成随意装入物事的口袋。

而且，按照南先生的解释，文理逻辑不易摆顺。

做人行事，慎其终而追其远，注重个人之修为、处世之慎重，如何可以联系到“民德”社会风气方面？

这样解释，恐怕难免失之牵强了。

那么，“慎终追远”，究竟应该怎样解释？

对此，我觉着还是遵从惯常的解释较为合理。

“慎终追远”，说的就是“慎对父母丧事、追怀远祖功德”。

我认为：惯常的解释，有合理的支撑。

有着什么样的合理支撑？

答案就在《论语》中。

《论语》的各章文字，虽然各自独立成章，但上下承接的章节，往往多有内在的联系。

《论语·学而》篇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编辑者在这儿放置孔子谈论孝道的语录，不啻是在呼应曾子的“慎终追远”。

慎对父母死亡、追怀远代先祖，关乎孝道。

“慎终追远”，说的就是孝道。

孝道，是孔子仁学的核心构成之一；孝道，确实又关乎民德，关乎到整个社会风气。

这样解释，相对比较顺里成章。

当然，曾子的这条语录惜乎太简，有言简意赅的优点，却也容易让人产生疑问。

按惯常解释，“慎终追远”四字是“慎对父母之死、追念先祖”的意思；那么，读者首先就会发问：这样做了，如何就能导向民德归厚？

其问有什么必然性？

社会道德、社会风气，当然应该注重。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思维模式：经由宣传部门的倡导，每个人都争做好

<<被误读的《论语》>>

人，尊奉仁义道德，那么，整个社会不就变成一个君子国了吗？

但在事实上，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

社会道德状况，总是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

对此，我们至少可以发问：社会道德风气的主导因素在哪儿？

民德归厚的根子在何处？

且看《论语·学而》篇中紧接下来的第十章。

子禽问于子贡，先是一个肯定句式，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我们的老师到了某一邦国。

必定先要知道该同该地的行政状况。

无论在任何邦国，统治者的为政状况、其言行道德，往往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夫子每到一国，必闻其政，关注的正是这个重心。

对于这一重心，孔夫子曾经多次言及，对居上位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论语·为政》篇第二十章，孔子告诫季康子应该如何临民：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如果说，整个社会风气之良化，在于民德归厚；那么，期望民德归厚，居上位的当政者必须以身作则。

当政者庄重，民众就会敬顺；当政者孝顺、慈爱，民众就会忠诚；举拔好人、教育能力不足者，民众就会勤勉。

假如居上位者在弑父戮兄、八佾舞于庭，乃至横征暴敛，仅仅指靠普通民众的慎终追远，怎么能匡救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孝道，是仁的重要内容。

在整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言及。

但孔子提倡孝道，从来也没有忘记强调：孝道，不是为政者仅仅针对民众提出的要求，它首先应该是为政者必须恪守的起码道德。

所以，曾子提出的“慎终追远”，固然没错，却惜乎过简。

他没有指出这一行为的主体。

“慎终追远”，首先应该是对为政者的要求。

当为政者、居上位者做到了，才可能行为世范，影响推行于整个社会，民德才可能归厚。

唯此而已，岂有他哉！

P20-22

<<被误读的《论语》>>

后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幸乎不幸，我生长于国人狂獗批孔的上个世纪。

上世纪50年代初，学龄前，在乡间，偶然读到过一本早年农家子弟开蒙的《三字经》。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那十二个字，成为我对《论语》的全部了解。

公元1954年，我开始读小学，语文课都是简单的白话。

我和同龄人一样，在往后的小学中学课堂上，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系统接触传统经典。

到1966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爆发，更被剥夺了继续升学读书的权利。

那样的年月，除了读毛泽东的语录本所谓红宝书，不允许也读不到任何其他书，遑论《论语》。

“文化大革命”，全国内乱整整十年，运动当中套着运动，其间特别有一个全党全军全民“批林批孔”的运动。

孔子和《论语》，被粗暴地肆意诋毁、侮辱、批判、审判。

可以这样说：20世纪自前半个世纪某些学人如鲁迅带头，到后半个世纪当局政令倡导发起运动，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极其彻底的“全民批孔”。

源自欧洲的殖民主义仗恃炮舰东来，要征服东方，必然要在同时践踏摧毁东方文明。

中国在兵戎相见中无疑是失败了，推而及之在政治体制上落伍了，经济发展方面也滞后了；那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也一定就是一无可取了吗？

中国人、中国的文化精英们，面对变局，进退失据。

始而不能接受中央帝国的失败，继而迁怒于自身的传统文明。

不惟数典忘祖，乃至为虎作伥，甘为殖民主义之前驱，诋毁自己的文明、糟践自己的圣贤。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有人开门揖盗，欧洲中心主义获此异军突起无私襄助，其喜洋洋者矣！

殖民主义的炮舰侵略武力征服一时横行，有如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并不能证明当时欧亚文明的落后。

清兵入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明朝所代表的中国亡国，究竟关孔夫子何事？

后封建时代的中国，乍然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欧洲列强，这是一场不在同一等级水平的较量。

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

满清的腐败，传统体制的落伍，社会发展形态的滞后，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归罪于孔子和他的儒学，没有什么说服力。

文不对题，药不对症。

辛亥革命，满清被推翻，帝制已取消。

中国走上师学西方建立民主制度的艰难转型期。

其时中国文化精英们对自身传统文明进行反省批判的着力点，值得反省。

科举久已废除，新式学校不再读经，义形于色、仇恨满腔的批孔因而显得是那样滑稽。

他们身穿西服以及和服，痛打不会反抗的所谓落水狗，仿佛有万夫不当之勇。

那样一副舍我其谁的嘴脸，除了“假洋鬼子”这一名堂，无可名状。

即或不必认定他们心怀叵测，对祖宗掘墓鞭尸是为了服膺西方教主；他们只是属于“无知者无畏”，其动机还是为着国族的弃旧图新；那么，其暴民式的狂獗批孔也丝毫于事无补，恰恰是适得其反为害尤烈。

面对失败，恐惧亡国灭种，起而反思自身文明的缺失，这原本不错；包括对孔子和儒学的重新认知批判扬弃，概无不可。

但过犹不及，认定我们的传统文明一无可取，对自己的祖先掘墓鞭尸，过头比不及更具破坏性。

切阑尾，没切净，尚有可为；肠子五脏统统切掉，要不得。

烤饼子，不太熟，加火可也；烤焦了。

变成炭，何以堪？

当初，我不可能提出上述疑问。

抛弃我们的古来经典，攻乎异端，早已变成了强大而真实的存在；贬斥古代贤哲，早已变成公然而流行的时髦。

<<被误读的《论语》>>

生于处于那样一种既定的氛围中，你随波逐流而不自知。

犹如我们时时呼吸于污染的大气中习以为常。

焚书坑儒，的确是取得了预期效果。

到“文革”结束，中国终于摆放下平静的书桌，允许读书，我的两个孩子读书到底读到北大比较文学的博士、博士后。

但据我所知，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至今并没有通读四书五经的课程安排。

这就让人有些惊诧。

我们古来的煌煌经典，被不肖子孙弃之如敝屣。

这样的状况，已是令人不能不对之进行思索。

上个世纪初，激进分子们号召“打倒孔家店”，我还远未出生，不曾躬逢其盛。

“文化大革命”中，标榜为革命的“批孔”，则搞成了举国上下的政治运动，“打倒孔老二”的口号甚嚣尘上。

在我的目击和记忆里，所谓的批判，属于类似司法审判。

首先对儒学、对《论语》作了“有罪推定”，然后对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进行“缺席判决”。

一边倒的万众声讨，则是人云亦云，犹如群犬吠声。

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读过原典，断然就坐定了革命派的交椅，义形于色，和四书五经不共戴天起来。

除了专门的研究家，中国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论语》？

如果作一统计，那一定是一个令人心寒的数字。

读书种子多乎哉？

不多也。

少数研究《论语》的专门家，在高压统治下，被迫违心作咬牙切齿咒骂孔夫子的模样，那情状更其令人心寒。

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存在究竟碍了谁的事？

《论语》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它究竟是不是那样罪大恶极？

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人、一本书，不惜发起“运动”，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中间的意味值得深思。

如果说，当今时代，尽管中国的大学中文系并不大张旗鼓倡导读经，那么，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部门严令不许读经。

于是，年过六旬，我第一次通读了《论语》。

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先看过中国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中的朱熹所注《论语章句集注》，然后看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张燕婴先生译注的《论语》。

开始记录一点读后感一类文字，我本的是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简体字本。

出版译注，是一件功德事。

简体字本，更考虑到广大普通读者的需求。

这一版本印数有十万册，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着实不能算多，但到底也是聊胜于无了。

所以读简体字本，是我愿意从最普通的读者角度来获得阅读体验。

当今的广大普通读者，借助这样的译注本，了解古来经典是否可能？

欧洲人读他们的古典，那要经过几重语言翻译；中国当代人读古典，则相对要容易得多。

汉字“书同文”，认字首先没有太大障碍。

从古至今，汉字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从音求义”，读音基本恒定。

把握了单个汉字的音义，语法方面只要入门，汉语古文经典，所谓文言，也不是太难解。

今人可以直接读几千年之前的经典，这真是中国人的幸运，读书种子的福音。

诗三百篇，开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道德经，开篇文字“道可道，非常道”；几乎用不着翻译。

<<被误读的《论语》>>

著名的论语，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著名的“三乎”之第一乎，简直明白如话。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愿意读，《论语》并不特别难读难懂。

阅读的过程，可能带来某种愉悦，甚至能够有所会心。

笔者在读书当中，竟渐渐生出若干心得。

些小心得，首先是片断的。

对原文或有一点个人体悟，对注释或有若干不同见解，对孔老夫子或有自认为渐渐清晰的整体印象，片段段，形成了一些并不连贯的文字。

我的文字，我的看法，我的心得，我的观点，除了是片断的，还非常可能是片面的。

一孔之见，或者竟能发他人所未发，不敢专美；或者竟是错解和偏解，偏激而片面，也概无掩藏之必要。

片断的，甚而是片面的若干心得，是为“片解”。

当然，《论语》属于语录体。

编辑《论语》的孔门弟子，从来没有像林彪吹捧毛主席语录一样，将之鼓吹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高度。

语录体的《论语》，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

其中每一条语录，即便有微言大义的品格，读者也都应该将之放置于整个系统中来研读领会。

笔者的《被误读的》，依循《论语》原本编排顺序，写出个人的心得体会近一百条。

希望每一条，也尽量是一种放置于系统中的理解。

逐条写出，愿就教于方家。

这点心情，恰如孔子讲过的：愿“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言吾过者是吾师也。

基于自身经历，我的读《论语》，阅读之先有一个预设期待。

批孔家对儒学的诋毁，极而言之是说：孔子和他的儒学是历代统治者的帮凶；儒生是为帝王统治出谋献策的。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我可以不读《论语》，就追随了批孔家的言论人云亦云吗？

反复读过《论语》，我的结论正好相反《论语》相当多的篇章，一以贯之的重心之一，是对居上位者、对诸侯国君提出了严格要求。

要他们修身齐家，施行仁政，建立道德社会。

即便百般搜求罗织，除非颠倒黑白，我没有看到孔子有任何帮凶的罪证。

中国农耕文明数千载，朝代更替如走马灯，某些朝代、某些年头，相对的仁政是有的；但帝王们尽管可谓良莠不齐，他们中则几乎没有什么仁君。

这不该怪罪到孔子的头上。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国却再也没有回到尧舜禅让的上古时代、没有建立起类乎西方的民主政体。

这同样不能苛求孔子。

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对于秦朝二世而亡，对于巴黎公社失败，对于东欧变局，我们都喜欢用“历史的局限”、“伟大实验允许失败”来开脱；对于孔子，对于儒学理论，为什么不能有起码的公允评价和客观评判？

对前者，曲意开脱与呵护，对后者，刻意诋毁与抨击，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焚书坑儒，血腥残酷，最终却是破产了。

儒学仁道，顺天应人，毕竟成为强大的、强韧的、持久的存在。

纵观历史，士君子所奉行的文化，和帝王文化势不两立。

无论察举、推举还是科举，读经的士君子进入仕途；这样的强大存在，形成了对帝王独裁的制衡。

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国的士文化，是我们值得珍视的一份传统，是我们一笔宝贵的遗产。

士子精神，与当代知识分子尊奉的“社会良心”并无过分扞格，乃至可以顺利耦合。

<<被误读的《论语》>>

进一步推进说，孔夫子所希望建立的道德社会，并不排斥民主。

孔子被后世尊为素王，不是偶然的。

统治者的尊奉，并不能一定证明就是和民众的服膺背道而驰。

事情也许倒是恰恰相反：广大民众的信奉坚守，谁都无法视而不见。

孔子尚仁；仁者无敌。

何况，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华夏文明，道统不灭。

即或是文明的碎片吧，碎片中富含着文明传承的所有DNA。

何况，仁者二人也。

仁，肇端乎夫妇。

只要社会还由家庭构成，那就是仁得以生发的土壤。

何况，仁者人也。

仁，是我们的赤子之心。

仁学仁道连同血脉，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我们和孔老夫子的心相通，我们和孔子与仁永生。

在本篇后记的末尾，关于《论语片解》的几点说明，笔者觉得有必要列举如下。

其一，通读《论语》，写出将近一百条阅读体会，自认为这些体会是相对个性化的。

是个人发自内心的若干阅读体认，不曾遵命写作，也没有什么先验的设定。

在我一生的写作经验中，《论语片解》我写得极其认真，乃至十分吃力。

开始，我对自己的写作状态非常诧异，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后来，渐渐有些明白——或许，我找到的只是托词而已——我在努力跨越数十年“批孔”造成的断裂带。

纡短汲深，想要和古仁人的思想真髓有所接续，追索攀援的难度毋庸讳言。

认真而吃力，正其宜也。

其二，仅从这篇后记来看，我对那些批孔家，用语非常不客气，似乎是在为遭受到太多不公正待遇的孔子和儒学打抱不平。

一针见血、直击要害、痛加挞伐，多一些；平心静气、温柔敦厚、苦口婆心，少一些。

自己静静想一想，就这样也好。

以直报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算是对批孔家、马屁家粗暴回敬一把。

其三，仁者人也；仁者二人也；仁者无敌；等等思想观念，出现在我的文章中，应该说所来有自。

对孔子和儒学的重新评价与认知，前辈大家筚路蓝缕，接火传灯，功莫大焉。

比如，从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著述中，从曾仕强先生的电视讲座中，我都得益匪浅。

特别要说明的，从思想大家林鹏先生的著作中，我获益最多。

林先生的大作《蒙斋读书记》和《平坦札》，成了我的案头书。

拜读林先生的大作，成为启示我决心通读《论语》的最初动因。

从阅读的意义，我从此打开了一架先秦诸子经典的书柜，自觉读经，乐此不疲。

从思想传承的意义，林先生无疑是遥遥前行的一名拓荒者和开路人。

德不孤，必有邻。

由衷感喟，尽在不言。

夏历辛卯孟春 公元2011年4月中旬草定

<<被误读的《论语》>>

编辑推荐

黄永厚、韩羽作序推荐！

继学者李零《丧家狗》之后，山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

百年以来，对《论语》原典、对圣人孔子的误读尤多。

张石山编著的《被误读的》，不迷信权威的注释，不盲从惯常的解析，质疑百年误读，睿智而深刻，通俗而犀利，说理透辟，廓清蒙尘，力图还原孔子的思想真谛。

<<被误读的《论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